



双抢记

□成迪夫

莎衫筠笠。正是村村农务急。绿水千畦。惭愧秧针出得齐。

风斜雨细。麦欲黄时寒又至。馊妇耕夫。画作今年稔岁图。

这是宋代诗人卢炳的《莎衫筠笠》，读罢不禁脑海里浮现当年农村双抢的场景。

老家姚北，一年种双季水稻，春种夏收，夏种秋收。七月早稻成熟收割后，就得立即插上晚稻，还务必在立秋前将秧苗插下。如果晚了，收成将减少，甚至绝收。而这收与种之间的时间大概二十天左右，必须完成抢收又抢种，所以我们称之为“双抢”。

A

农家的孩子早懂事，双抢季从来也不会因为是孩子而成为局外人，人人都必须是参与者。

清晨东方露白，父母一声喊起床，我们哥俩极不情愿地伸个懒腰，揉揉眼睛，恋恋不舍地支起身子，一骨碌下床。洗漱后扒几口水泡饭，人手一把镰刀一顶草帽，屁颠屁颠跟着大人开始一天的劳动。

来到自家承包地，望着一大片金灿灿稻田，风吹稻浪，露珠簌簌往下滴，孩子的心中是一点也激不起丰收的喜悦。母亲会抱一个西瓜或几个黄金瓜放到稻田的那个尽头，约定谁第一个割到尽头就可先吃到瓜，落后的就吃不到了。随后开始分配任务，在田头一字排开，每人五六株，拉开阵势开始割稻。割稻的时候并不需要用太大的力气，但需蹲下身子，左手一把抓住稻子腰杆，右手手持镰刀柄，镰刀头斜向下，锯齿贴近稻株底部，从锯齿根部往齿尖拉，“吡”的一声就可以将一茬稻株割下。然后带着割下的稻株抓下一个稻株再用镰刀割，直到左手抓不下稻株，将割下的稻株整齐地放到身后，六七株一垛。割稻一开始很少说话，趁着早晨天气凉快，就听一阵“吡吡吡”，蹲着身子急速前进。一般坚持二十分钟左右，孩子天生的玩性开始暴露，一会儿站起身绝望地看看远远的尽头，一会儿逮个稻丛跳出的田鸡或蝼蛄玩玩，一会儿用镰刀挖团泥做个泥人……此刻父母先指指田头方向的瓜哄着赶紧割完吃瓜，又说孩子没有腰不用起身休息，还说别人家的孩子如何如何，有时索性停下来等着让你赶超，一路连哄带骗，直到割到尽头分瓜。然后再如法炮制往回割，一般得割一两天。

B

随后几天开始打谷子。那时基本还是用脚踏打稻机，通过脚踏板的连杆带动大齿轮，再通过齿轮传动，带动滚筒脱粒。打稻机是生产队解散时分到户的，五六户人家才分到一台，所以打谷子时，一般也是几户人家打拚使用。踩打稻机是很费力气的事，非常辛苦，两个人需用脚使劲踩，手拿稻束放在滚筒上脱粒；四个人上下轮换，稍不用力，滚筒就死了，或者滚得慢，没工效。为防止滚筒减速，一般还需我们孩子在边上急速，距打稻机四五步范围的稻束脱完，需四人将笨重的打稻机连拉带拽地往前拖。好在集中打拚时人手较多，一条龙劳动生产，除了脱粒的，还有从打稻机仓将脱下的谷子用竹簸箕装出来，倒进箩筐，两箩筐一担，有体力的男人用绳索套到箩筐上，一担一担地挑到拴在河边的水泥船上，接下来有装船后摇着橹给运回家的，有将脱粒后的稻草一把一把捆起来的，有将稻草捆或拎或挑搬到田头晾晒的……一户人家集中打拚基本一天干完活，然后集中到这家晚餐。拉开一大桌，自家菜园的蔬菜再加条鱼，大人们一人一碗黄酒或杨梅烧，一边纳凉一边天南海北地侃一通。

一整片地收割完，就去调来抽水机船，通过集体机埠口给这片地灌溉。抽水机船是用柴油机作动力的，机手是村里派的，很风光。只要你家有田地，就得对他恭恭敬敬。嘴上始终叼着“伸手牌”香烟（别人给递的），他的抽水船出行都是别人帮他摇橹，他往往坐在船头，甚至他家的田也始终有人抢着去帮打理。灌溉是不分昼夜的，以田膛高度为标准灌满为止。机手一般能估算多久能完事，若午夜灌满，每户人家都得派人在午夜前守着，在抽水机停机前，都得填好自家田膛上的进水缺口，随后还得打着手电巡一遍田膛，保证自家田里的水不外漏。田里蓄水后，就得去找耕地的拖拉机，也是村里的，我们全村只有两台。拖拉机手更风光，他掌握着犁刀的松和紧、高和低，还有速度的快和慢，他可以将你的田犁得细犁得深，也可以将你的田犁得粗犁得浅。所以机手在犁地时，你得在田膛边时不时给他去点根烟讨好一下，好让他给你犁得用心些，这样犁完后只要将水田没犁到的边角处理一下，整块水田再用铁耙稍平整一下即可，否则还得再找牛马来打一遍耙。

C

水田平整完毕，父亲开始在自家水田里洒一遍尿素或猪粪，叫“用肥”，这大概就是“肥水不流外人田”的出处吧。用完肥找一根一米左右的细竹杆，在水田两端量一遍，每量一杆插个孔做个记号，然后在两端的记号间拉一条长长尼龙绳绷直，叫“种田线”，插秧时用于标直，种田线的间距一米，有点类似泳池的泳道。此时母亲大多去拔秧了，拔秧不仅是个体力活还是个技术活，搬一条拔秧凳光脚撸起裤管坐着拔。她躬身弯腰双手齐下，把秧苗分开夹在两个手指间，三四株一簇，左手捏秧苗中间，右手捏住秧苗的根部，同时往后一揪就拔下来了，带着拔下的秧苗，又伸出两个手指往前再勾住三四棵，另一手捏紧苗根往后一揪。拔到正好用手捏一把，拣去长稻苗或杂草，抽一根事先准备的稻草，在秧苗的半腰处缠两圈打个活结捆住，然后握着活结处将秧苗根部在水上啪啪两下，抖洗掉秧苗根上的附泥，一把秧苗就算完成了，可随手往后一扔，整个动作一气呵成，十分连贯娴熟，接着拔第二把……别看坐着拔秧，也是很累的，要时不时站起来直一下腰，泡在水里的腿脚有时会痒，那准是被蚂蟥叮上了，必须把它扯下来扔到田膛上，若不解恨可用刀将它断成几截。有时没顾上叮着的蚂蟥只能待其吸饱血后自动脱落，更遭罪的是有一种白白的称为“田钻”的水虫，腿脚在秧田里被冷不丁蜇一下，扎刺一样痛得龇牙咧嘴。捆扎好的秧苗，由父亲用带绳钩的扁担，钩住一对装满秧苗的长环畚箕，一担一担踩着滑溜的田膛来回挑，我

们哥俩一个在秧苗田替父亲装担，一个则负责将父亲挑过来的秧苗抛开。抛秧每一把要掌握距离，保证插秧时随手正好够到又不多余。拔下的秧苗不能过夜，避免成活率不高，所以大概估算到当天的插秧量，人就全部转战到水田进行插秧。

说到插秧，不禁想起唐朝布袋和尚那句诗“手把青秧插满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，心地清净方为道，原来退步是向前”。插秧是有技巧的，需要身腰腿脚互相配合。下到水田时要双腿叉开，身体重心保持平稳，然后低头、弯腰，左手从身后提抓过秧苗握住，右手扯开捆绑的稻草活结，分出两三棵秧苗，沿着种田线，自左向右或自右向左插均可。插秧的手基本是使虚劲，秧苗着泥位置深浅要适中，插得太深了，影响后期秧苗生长；太浅了，下雨刮风时秧苗容易浮起，届时还要补插。一行秧苗五六棵为宜，间距一般15厘米左右，插秧时要前面、左右对一下，行列都要对整齐，分布均匀，不仅美观，主要还是便于施肥、除草。一边一行一行地插秧，一边双脚慢慢后退，有一种虾退的感觉。一轮插完，上田膛后又从头再来，如此循环往复……午后插秧，经常会遭遇雷阵雨，刚才还是骄阳似火，瞬间便乌云卷起、电闪雷鸣，田间劳作的农民便纷纷起身，沿着狭窄的田膛光脚跑得飞快，找地方避雨；来不及躲避的，会顺手拎几脚稻草撑在头顶，以免淋个“落汤鸡”。

插完秧，晒谷子、筛谷子、扬瘪谷、收稻草等还在进行，待稻耘三遍的头遍（第一遍）田耘过，双抢才算真正结束。



配图 李海波